東國通鑑

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十年宋咸淳五年古至元六年蒙春正月誅金俊黨別將金昌世許仁世流李得材吉宣甫等六人○遣將軍廉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二月賀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言帝問臣曰宣麟州人来言爾國憑朕詔旨造舡將圖深竄信乎臣奏小國蒙皇帝覆護安生樂業有何所憾敢懷二心帝曰然愈人之言朕亦不信○三

月黒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叅知政事申思佺偕黒的以倭二人如蒙古○流平章事柳璥于黒山島初璥與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挺友善數相過從容談笑璥曰頃我以妻服久不視事聞衛社事以為實然今見其人皆聲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窪官之事金鏡聞而深銜之訴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竩欲執權柄為金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獨璥不悅我親斟勸之竟不樂以

是知其有二心也遂籍其家流之召坵切責曰汝交結柳璥憑藉經史論議國事予欲罪之第以汝掌文翰之任特宥之自今慎勿復爾璥子行首陞及珽悅並流于島璥素富及與衛社後頗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鉅富至是籍其家珎寶器玩穀布不可勝計○世子諶如蒙古○六月林衍分遣夜別抄收捕金鏡崔璁及其弟琪斬之御史大夫張季烈恬淡有禮為王所親信常出入卧內大將軍奇蘊為王庶妹壻叅典機密又籍俊家財以其

珍寶賄鏡璁衍皆惡之流于島鏡璁既與衍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己先圖舉事○林衍反立安慶公淐廢王幽于別宮衍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曰我為王室除權臣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我欲行大事如之何宰樞莫敢對衍歷問之侍中李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位為言叅知政事俞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未決而罷翌日夜衍執

前將軍權守鈞大卿李叙將軍金信祐皆托
以他罪斬之以威衆心乙未衍擢甲率三別
抄六番都房會百僚奉安慶公湄即位忽風
雨暴作拔木飛屋賀畢衍率然下階拜藏用
蓋喜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岩宮衍使左副
承宣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
昌慶進所乘馬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與
妃遷于別宮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
孫非一何必今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
於色應烈衍子惟茂之婦翁也

臣等按大臣正色立朝屹然為國家柱石則足以折姦軌之心雖有大姦不敢動其惡是以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受禪而忌孔融今林衍有不軌之心公然會議藏用為時首相不能明陳順逆以折兇謀先唱廢置君主若反掌然是則首惡者衍也而助惡者藏用也昔趙盾為正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春秋尚坐以弑逆之罪如藏用者又安可逃逐君之罪乎

秋七月淐以林衍為教定都監○衍遷王于
金皚舊第盜內帑珎寶○林衍遣中書舍人
郭汝弼如蒙古王遜位表曰災變屢彰疹疾
斯作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既以彌留恐顛擠
之無日如或不幸將付托於何人淐表曰臣
兄禎以疾病命臣權守國事臣去之既難就
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主鬯莫敢遑居尤劇
臨淵○淐尊王為太上王立府曰崇寧○淐
以崔瑛為御史大夫趙璈同知樞密院事李
昌慶為右僕射削御史朴烋司諫白玄錫職

以與金鏡相善也○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倭人初申思佺以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祗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與甚稠○林衍移入金俊舊第昌遣都房六番衛之○世子自蒙古還至婆娑府靜州官奴丁伍孚潛渡江告変曰林衍既廢立恐東宮聞難不入國使夜別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之請毋

高麗元宗

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等
曰彼竪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說詎可信乎羅
裕策馬前曰事未可知觀変而入猶未晚也
毋為賊臣所誤武德將軍金富允亦言之諸
校鄭仁卿獜州守臣保之子也潛渡江就父
探問具以狀還白伍孚亦曰告奏使郭汝弼
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
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
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
諸從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

聞世子還北日夜憂憤○八月渭遣侍中李藏用如蒙古賀節日○世子遣大將軍鄭子輿以書諭國人曰須復父王位不爾則立愼安侯悰悰世子之弟也○蒙古遣斡脫兒不花李愕等來詔諭臣僚曰擄世子諶來奏本國臣下擅廢國王以其弟安慶公渭為國王朕初聞之以為誠僞無徵未可深信國王植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失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告朝廷臣下擅自廢置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斡脫兒不

花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思臣節條具以聞○九月衍遣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如蒙古陪臣表曰前王遘疾大漸惟幾庶將謹分以延期因切辭榮而遜位凡將弔及先君有言抑此藩翰一日難曠而國王湜荷忤父王之命恐遠臣子之常肆不獲已而權攝保釐輒嘗具由而趣騰申奏○冬十月衍釋平章事柳璥樞密院副使張季烈

大將軍奇蘊未至京復流于他島○西北面兵馬使營吏崔坦韓慎三和縣人前校尉李延齡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起兵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椵島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倉監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初平章事洪鈞再鎮北界人懷惠以父稱淐恐北方生變以鈞子祿遒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遒至營十日而難作祿遒踰垣走出欲投海而死分道將軍黃宗諝從而至曰吾欲偵變

高麗元宗

待吾還而死亦未晚也宗諝久不來祿適以
謂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吾主祿適乃還坦
使人言於祿適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
民受其賜衍鎮州一卒耳有何功德擅奪國
柄厥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
復戴吾王耳先平章再鎮此方活我民命尚
書今又再來安撫而有先人之風吾等不忍
背德祿適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何感
如之若實不忘請釋分道及電吏坦從之祿
適奔還以國子祭酒張鎰代為兵馬使○温

以李君伯為北界安撫使玄文章為防護將軍率軍一百五十人遣之君伯畏賊不進削其職以前侍御史朴烋代之烋請張盖備儀而去烋至大同江張盖踞胡床以俟出迎賊忽擊鼓而出列騎江邊使數人擊舟而來言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乎義無迎接惟載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遣侍郎陳子厚如蒙古賀正仍奏崔坦等叛狀（）崔坦殺西京留守崔琯平判官柳璨司錄曹英紱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睦德昌鉄州守金賜和宣

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諸城員吏皆沒於賊成州守崔羣為其下所殺鼎和之妻美賊昇和和於柱淫之於前又使義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州副使金孝臣出獵于野靜州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告曰西京人殺諸城守令欲投蒙古孝臣使郎將康用圭迹之用圭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漢慎等所為也俄而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冨城時蒙古使脫朶兒來在此城問其事由坦詭言曰高麗卷土將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

守令欲入告于上國脫朶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坦曰欲啟於公乃殺之脫朶兒曰可執三城守以來餘皆令殺之於是孝臣及獜州守鄭臣保靜州守韓奮等至脫朶兒曰非我召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臣曰吾等未見官人何先見坦遂進酒言曰今日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之守無辜見殺誠可哀憫請丐其命脫朶兒乃遣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臣等二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十一月王復位時蒙古遣兵部侍郎

高麗元宗

黑的醬菜道摠管府判官徐仲雄等諭前王
僚屬軍民頃以王植稱疾擅令安慶公淐權
摠國事遣使為問林衍言人謂臣為府立然
有權力者能行府立臣位居七人之下何權
之有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淐及林
衍僭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
處且聞植無恙亦未可保必待来覲朕方可
信已遣頭輦哥國王宰兵壓境如逾期不至
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絶無遺宰樞會衍等
議荅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於帝

所今徵詰如此其意將如之何因泣下宴罷的于其弟罷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僉湣復立王矣友王宴罷的等使坐上座罷的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我等帝之臣也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也何敢抗禮王西向我等北面王南面我等東面王辭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辭東西相對甲子百官詣王府扈駕入關蒙使隨之觀者咸泣蒙使請觀百官賀王服紫袍出庭向北遙謝更著黃衣受賀于康安殿○遣奉御朴然如

蒙古上表曰臣嘗緣眇質忽遘沈痾擬資服餌之方將見痊平之效乃以臣弟溫權攝國事仍馳賤介往奏元由今蒙聖德之日加吏致和俛於時損況宣累詔曲垂訓諭之辭又降華緋庸示徵呼之寵茲復勉居於藩寄庶嘗尋覲於闕庭○十二月赦○林衍流同知樞密院事趙璥于黑山島殺璥長子將軍允璠婿祕書郎張顯及其黨七人皆籍其家又流璥季子允溫璥居常恭遜頗得衆心衍之疥立璥病不興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璥將

軍金文庇尹秀與允璠謀誅衍以告璥璥不從文庇等知事不集反告於衍故及璥力能圖衍而惟恟速禍時人惜之○以俞千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為御史大夫○王如蒙古命順安侯悰監國○靜州別將康元左等三人來傳蒙古帝詔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坦等洎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崔坦奏高麗逆臣林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妻子俱令東往且曰若不從令當加戕害爾等審其頓逆不從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

高麗元宗

庚午

其義可尚今坦已加勑命自餘吏民別勑行中書省重為撫護惟爾臣庶仰體朕懷益殫忠節王賜元左等銀各一斤衍亦厚慰之○王至洞仙驛遣人巡檢各驛驛吏皆逃匿授于崔坦

十一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王次博州先遣崔東秀寄書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馳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遮護而帝決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難別白予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

上朝故也今既上遂空國而誰肯以兵来侵待臣近覲龍顔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者乎伏望諸相國以此情奏具達天聰慢子父子勤王之恩扶護始終○蒙古遣蒙哥蔦將兵来屯西京初世子聞林衍之亂請兵蒙古乃遣蒙哥蔦領兵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蒙哥蔦若久在西京衍既背命必不供給宜選不與衍者伴行世子難其人侍中李藏用荅曰金方慶再鎮北界有遺愛非此不可乃

以方慶伴蒙哥蔫遣之方慶計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自亂恐將有變莫若受帝旨勿令過大同江皆曰善遂聞帝允之至是方慶與蒙哥蔫至西京父老泣謂方慶曰公若在此豈有坦慎之事爭來餉時坦等憑仗蒙兵潛有來虛吞國之志厚遺蒙哥蔫日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沮之衍慮王請兵復都欲拒命遣指諭智甫大率兵屯黃州又令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慎等知其謀密具舟楫并伏兵潛謂蒙哥蔫曰衍等將殺官軍

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以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未島官人亭軍臨窄梁彼不能進退跳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萬喜諾有吳得公者為担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不信陰偵之可知也詰朝方慶詣蒙哥萬館門諸軍畢集担等似有喜色蒙哥萬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擊鮮為樂公隨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帝昔何以過

江蒙哥篤曰蒙人以躭獵為事帝亦知之君何拒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而已若要獵何必至彼而後樂哉蒙哥篤曰若罪過江我獨當之於君何有方慶曰我在此官人豈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甫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怛等亦有人焉○二月王謁帝于燕都初林衍恐王泄廢立事使其子惟幹及腹心扈從王在道問扈從臣僚曰東京行省若問廢立事將何以

對承宣許珙太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徇衍意曰宜對以前奏表意餘皆畏衍不敢出一言及至東京國王頭輦哥等密問廢立之故王亦曰如表所奏行省知其誣不復問至是惟幹因姜和尚繃縫其事奏帝帝勅云茲事世子與李藏用已具陳朕所詳知汝父擅廢王信乎惟幹奏云此乃李藏用所為請問之帝以問藏用及申思佺元傅各具奏其事帝頷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汝之所言皆妄也遂繫頸乃命中書省牒林衍曰汝之子

有来奏臣僚亦有来奏朕意未詳汝於此時宜卽上来明辨○王上書都堂請世子婚帝曰今因事来請似不可其還國撫存百姓特遣使来請然後許之朕已皆適人議於兄弟會當許之又請兵歸國除權臣復都舊京弟許之○崔坦以西京附蒙古坦請蒙古兵三千来鎮京西帝賜崔坦李延齡金牌玄孝哲韓愼銀牌有差詔令內屬改隸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王上表請復西京曰崔坦李延齡等本非有惡於國家因權臣擅廢立

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上朝望屬世子今臣將除權臣請兵還國復都舊京坦等宜捨兵歸順反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乖初起之跡天子以四海為家義無彼此之擇諸侯與百姓守土力致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遽懷異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蔟都堂又議遣殿後軍王奏若前後大軍到國恐百姓驚竄供億難支請停後軍帝皆不允王又奏宜令大軍留屯古京毋越境又請達魯花赤偕往帝允之○帝賜王金線走絲

及色絹二百匹馬四匹弓矢等物且令東京
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丙戌王
與世子蔟燕都○林衍死衍欲拒帝命遣夜
別抄巡行諸道州郡督民入居諸島因憂懣
疽發背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順安侯
以衍子惟茂為教定別監惟茂集都房六番
自衛其家使弟惟梱領書房三番衛其兄惟
幹家為外援惟茂忌童謠讖說盛行令曰有
能捕童謠及說圖讖者賞以爵貨召日官伍
允孚問以鎮國之策對曰如病深而求醫末

如之何

臣等拔衍廢君主拒帝命罪逆貫盈天降酷罰而殛之苟有知國家大計者明正其罪輾屍市朝若子兄弟皆置於法以絶根株可也及使之繼執國柄以階及亂何哉惜也

三月遣郎將金之瑞如蒙古告林衍死○西京蒙軍遣人来索夏衣及帷幕○夏四月王至東京指諭庾賜郎將伍夫順明藥貟金允奇皆投于洪茶丘○五月蒙古以脫朶兒為

達魯花赤○林惟茂反先是王先遣上將軍
鄭子璵大將軍李汾禧来諭國人云帝使行
省頭輦哥國王及趙平章等率兵護寡人歸
國仍語之曰卿歸諭國人復都舊京則我軍
即還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於妻孥悉皆
俘擄惟茂意欲不從而恐衆議不合令羣僚
議之皆曰君命也敢不從惟茂憤怒莫知所
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
人民以拒命又使將軍金文庇領夜別抄戍
喬桐以禦王師衍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

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簡與東京副留守朱
悅判官嚴守按謀執夜別抄囚金州以待王
還及聞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羅道按察
使權昶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渰見王傳諭皆
感泣即曉諭州縣西海道按察使邉亮聞王
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癸
丑林惟茂伏誅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每事
決於妻父李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姊
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宋松禮外雖
面從心常憤惋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是日

夜王遣李汾成密諭文系曰卿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祖父文系再拜謂汾成曰明日待我府門外即謀於松禮松禮二子琰及玢俱為衛士長松禮文系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躱衆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乂李成老外弟李黃綬等惟梱自剄未殊殺之乃罷書房三番及成造色巴野大悅衍妻李氏性妬險惟

茂之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其敗盛服懷珠寶欲出趙璥妹至門伺之捽髮批頰里有宿怨者響應裂脫其衣觀者如堵無所逃匿遂入芹田兒童爭以瓦礫投之沒并其子惟幹惟拒惟提等執送蒙古

臣等按自鄭仲夫以來權臣世執國命人主畏之如敵國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昧斃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嗾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至於如此將何以杜後來權奸僭亂之心乎

流林衍家臣李公烈及家奴等於海島○丙寅王至自蒙古還都舊京妃嬪亦自江華至先是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晝日三別抄有異心不從擅發府庫○遣將軍鄭自璵入江華敦諭○六月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反于江華奉承化侯溫為王直學鄭文鑑死之初崔瑀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為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為一部號神義軍是為三別

抄權臣執柄以為爪牙享其俸祿或施私惠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頤指氣使爭先効力金俊之誅崔竑林衍之誅金俊松禮之誅惟茂皆藉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貳遣將軍金之氐罷之之氐取其名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上朝益有反心至是仲孫永禧等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狄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臾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舟渡江或沈沒水中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

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其或蒭艇欲向古城者賊乘小艇追躡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駭散匿林叢童稚婦女哭聲滿路乃蒭金剛庫兵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夾尚書左丞李信孫為左右承宣賊之始謀亂也將軍李白起不應乃殺之將軍玄文夾逃奔舊京賊艇四五艘翼而追之文夾獨躡飛矢相接其妻在側抽矢授之賊不敢近文夾艇膠于淺灘賊追及之射中

其臂仆於舟中妻曰吾義不為鼠輩所欲遂
携二女投江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說
而文奕逃還舊京賊又以文鑑為承宣使東
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
即投水死其妻遇汽亦投于水參知政事蔡
楨樞密院副使金鍊都兵馬錄事康之卽聞
亂逃出橋浦賊騎追之不及江華守卒多亡
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舟艦悉載公私財貨
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舳艫相接無
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為

賊所掠慟哭之聲振動天地前中書舍人李
淑真即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於仇浦
斬五人至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望見惶懼以
為狀兵已至遂遁淑真與即中田文彪等封
府庫使人守之故無賴者不得肆其姦○頭
輦哥國王遣朶剌歹領兵二十入江華王恐
朶剌歹以遺民為逆黨而殺掠請勿入朶剌
歹不聽遂入縱兵奴掠財物○王率頭輦哥
屯所時初出古京衣冠未備王及百司皆以
戎服行又無廨宇皆張幕而居○以金方慶

為逆賊追討使領軍六十餘人同蒙古宋萬
户等軍一千餘人追討三別抄至海中望見
賊艇泊靈興島方慶欲擊之宋萬户懼止之
賊乃遁自賊中逃還者男女老幼并千餘人
宋萬户以為賊黨悉虜以歸○秋七月頭輦
哥命上將軍徐軍漢等發江華倉賜羣臣百
姓○頭輦哥遣揔管洪茶丘巡視全羅慶尚
東界三道○八月遣世子諶如蒙古賀節日
且奏裴仲孫等叛狀樞密副使使元傅上將
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從之又奏年前小邦

西北面下吏崔垣殺西京分臺御史監倉使留守官及屬縣守令等遂脅西北鄙諸城以樅其黨即詣帝所飾辭妄訴意欲分疆自異幸災横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又西北之人元在王京者假帝命拘執以去小邦寧賴皇威能克掃除權臣稟承詔旨復出古都誓修職貢永世無怠而又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疆界則臣之所共修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人入魯春秋譏之伏惟聖慈歸我舊境不報○樞密院副使致仕宋義與其甥將軍尹

秀叛入蒙古初義以隊正隨使如蒙古知欲加兵於我逃還以告還都江華以功驟至樞副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追究趙璥見殺之故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以叛○頭輦哥使人焚江華城內民家凡穀米財貨被燒者不可勝數○賊入擾珍島侵掠州郡矯帝旨令全羅道按察使督民收穫徙居海島○九月全羅道討賊使叅知政事申思佺免思佺不以討賊為意或問其故對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哉至羅州

聞賊至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棄城逃皆坐免○將軍楊東茂高汝霖等以舟師討珍島賊入長興府殺官軍二十餘人擒都領尹萬歲剽掠財穀○金方慶與蒙古元帥阿海以兵一千討珍島賊時賊壍甚熾州郡望風迎降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琈等首鼠未決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如不能登城固守寧避兵於山谷何面目為州首吏而背國從賊乎司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乃奮然決意守城入保錦城山棹棘為柵率勵軍卒及賊

圍攻裹瘡死守賊攻城凡七晝夜竟不得拔
州人金叙鄭元器鄭允等来聞于王王嘉之
賜應德七品叙等攝伍尉又賜米穀初賊圍
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亦猶
豫方慶在遠聞之棄軍倍日南行先牒全曰
某日當率一萬軍入州速備軍餉以待全以牒
示羅賊聞之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諸州
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將軍遣亂將軍曹子一
孔愉見賊攻錦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止
削職愉以交結宦官得免○設藏經道場于

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官多有步行者　冬十一月金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珎島而陳賊於所掠艇艦皆盡怪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贇等自賊中逃還曰金方慶孔愉等陰與賊通阿海信其言報達魯花赤達魯花赤召還方慶與洪贇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繫方慶送于王京見者皆泣與贇對辨贇伏誣罔乃釋方慶○賊陷濟州初按察

使權昶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遣將軍高汝霖以兵七十繼之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羅州人陳子和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亦如之士卒喜躍既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閏月王請達魯花赤復遣金方慶討賊○遣國子司業朴恒如蒙古賀正旦奏曰小邦承帝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今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欲免賤者相率往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

橫行乃至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幾伏望一皆刷還使萬世永永服勤○十二月罷平章事柳璥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勿島初螺匠木同認良民為隷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其罪王不聽璥千遇牒有司免隷為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斷罪之○世子諶還自蒙古帝命斷事官不花孟祺等偕來詔曰頃承世嫡來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宜申寵錫用荅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

日又詔曰陪臣元傅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辨皆是不實且爾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為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舩及日本人嘗往来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前年卿言將括兵造舩至今未見成効托言林衍擅權事非由己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福或是與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其不善之事亦卿所為也然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況於卿子孫乎朕與卿既為一家

藉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卿宜措辦戰艦資
粮以待我命時元傅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
排時多所侵割之事帝使對辨傅等屈又出
排後宋商舡来泊國家容使還還行省知之
有此詔又詔曰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
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宜奠居舊京東方
無事矣然念罹茲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
自茲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毋或妄
生猜釁各安其業○遣員外郎朴天澍奉表
古詔往諭三別抄詔曰近以高麗權臣構亂

乃遣兵東下唯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誅誤之人妄自疑懼往往逋竄未出或逃往他境因為叛逆朕之素心務在輯寧南邦詔諭之後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已往之愆咸當矜釋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匿甸國中者亦令安業為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甸雖悔可追

○金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舡盛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噪大呼以助聲勢阿海惙戰下舡而幕又令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其鋒帥

若責問將何以對倘海不敢退方慶獨率師攻之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走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以舡圍之驅迫而去方慶舡矢石俱盡又士皆中矢不能起已薄珍島崑有賊卒露刃跳入舡中金天祿以短矛逆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手欲投海中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人皆殊死戰方慶攘胡床指揮軍士將軍楊東茂以衆衝擊救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殿將軍安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

之阿海止之乃免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六

高麗紀

元宗三

十二年 宋咸淳七年 古至元八年 蒙 春正月削孔愉安世貞職又以阿海畏縮不救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以奏帝免阿海職名還○門下侍中李藏用免蒙古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遣樞密院使金鍊如蒙古請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

通又獻書中書省曰窃聞有人請於小邦置屯田小邦自林衍逆命王師問罪時有不軌之人妄自疑懼遂搆亂南下又有宿憾於小邦者幸其有難因利乘便方小邦去水就陸之時放兵大掠由是中外愁悉今又因逆賊之未除王師猶在於南鄙小邦之民外則勞於逆賊攻伐之事內則困於兵馬資粮之費難保餘喘而小人樂禍又欲生事乃以小邦所難堪者多般乞請萬一朝廷聽從其言則彼必恣行侵害靡所不至小邦人民殆無孑

遣矣小邦今已欽奉詔旨所諭資粮事已遣諸道勸農使盡力措辦仗望善為敷奏以遏姦人屯田之請○蒙古遣秘書監趙良弼来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脩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甯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听需粮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艇艦待

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以中書省牒来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兵故為遷延竟不偕去盖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趙良弼請與倖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朴天澍還自珍島先是天澍持帝詔至珍島賊迎致碧波亭宴慰之潛遣兵艇二十艘掠官軍奪一艘殺九十餘人羅州司録金應德與賊戰獲一艘盡殺之賊勒留伴行客使杜員外以詔還附天澍曰此詔非諭我也不

敢受惟荅國書曰惟命是從○密城民作亂按察使李敦討平之初郡人方甫桂年朴平朴公朴慶純慶祺等嘯聚郡人將應琮島乃殺副使李顧遂稱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其黨殺清道監務清道人詐降飲以酒醉而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為一善縣令賊名阡約與同叛阡從之尋聞其黨殲於清道知必敗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救與金州防禦使金晅等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以降賊遂平○俞千遇母訢於達魯花赤脫朶兒曰吾

子與柳璥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脫系兒怒流璥于島未幾並召還○遣朴天澍如蒙古○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隊正宋思拘告憂命將軍崔文本鞫之俄而祇候辛佐宣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曰事急矣時日將暮宰樞及承宣重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知樞密院事李玄原上將軍鄭子璵請救於脫系兒脫系兒與洪茶丘等會宰樞捕崇謙等十餘人按問皆服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

本國因謀起兵襲取京城密與脫朶兒議之脫朶兒執不可於是崇謙等四人棄市餘悉釋之拜恩均攝別將賜銀瓶羅絹等物〇二月寔梁防成蒙古兵入大部島侵奪居民民甚惡之及聞崇謙等起遂殺蒙古兵以叛水州副使安悅率兵討平之進悅秩五品後脫朶兒承帝旨鞫謀亂者斬居城人洪澤杖洪均庇等充驛吏〇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俸祿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

占腴田多方沮毀王頗惑之右承宣許珙等屢言之王勉從之自權臣被誅諸王及寵臣李玄原康允紹李汾禧金自貞李汾成等爭先請王受其田園至是宰樞又請收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大怒欲罪先發言者勑問堂吏崔承的對曰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發言者○三別抄寇長興府兆陽縣虜掠甚衆焚燒戰艦防禦都領陳井自募從軍沈湎酒色不修武備故敗○貶系兇告王曰我兵之戍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

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汝弼于忠清道○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請罷屯田且請親朝○右副丞宣洪文系辭職以洪子藩代之文系恬淡寡欲倜儻不羈見同僚阿意苟容恥與同列故辭○以朴之亮為水路防護使率兵赴慶尚道○三月蒙古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

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畧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畧司受直王國和市外農器種子蔬菜之類及棲秋軍糧一就供給無致闕乏○襄州民張世全世等謀殺守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黨天瑞等八人潛授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知州事欲脅遷和州王請速遣魯花赤遣人往諭天

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以去○三別抄寇合浦縣執監務而去○鳳州經畧司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匹来市農牛○樞密院使金鍊還自蒙古帝聞崇謙及密城人謀叛凡所奏陳皆不允○蒙古斷事官沈渾来索軍糧初大將軍康允紹附洪茶丘妄言本國多蓄軍糧茶丘以告中書省故索之○印公秀還自蒙古帝詔曰王所奏陳朕悉知之嚮王在國中猶有姦人生事今叛人未靖王不可来○夏四月分遣諸道農務別監

督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〇三別抄寇金州防護將軍朴保奔入山城賊縱火摽掠〇忻都奏于蒙古曰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追討帝從之〇右副承宣洪子藩進御史臺狀因奏曰比来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竪出納中外缺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唯子藩讜論如此時議多之〇蒙古遣永寧公綽子熙雍等二人領兵四百討珍島賊〇蒙古

遣周夬介来詔曰擾忻都奏請添遣軍馬比及暑雨前討平逆賊朕以為暑雨之前軍馬未能到彼御宜於旁近簽軍六千人分附攻取珍島若事早畢於御百姓便益中書省移文曰珍島賊黨虜掠官民陷没諸島三十餘所其力漸盛志益驕恣雖曰授降實非誠心便合急攻以除巨害若至暑雨徘徊攻取可令本國添發兵一百四十艘併力攻賊其軍餉什物盡力供頓毋致失誤○閱府衛兵不滿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

充之○五月洪茶丘領兵討珍島賊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是日脫朶兒與宰樞閱兵于郊凡五百餘人都領指諭給馬人一匹軍卒每十人給馬一匹及行軍卒多掠取行人馬脫朶兒以宰樞子弟無從軍者乃令宰樞各出馬給官軍加發京軍及忠清慶尚兩道軍以濟師○遣將軍邊亮李守溟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賊令四品以上家出奴一人充水手○金方慶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斬偽王承化侯溫餘黨竄入耽羅先是官軍數

與賊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方慶與茶丘等率三軍奮擊賊驚潰皆棄妻子遁方慶追之獲男女一萬餘人戰艦數十艘賊黨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珎寶及珎島居民皆為蒙兵所獲溫永寧公綧母兄也綧囑熙雍曰若事捷當救兄兒茶丘先入殺溫及其子桓初判太史局事安邦悅卜還舊都于太祖真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者出陸者也存者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入據珎島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

讖於此驗矣遂為謀主及敗抽身將謁方慶兵士擊殺之時賊將劉存奕據南海縣摽掠沿海聞賊遁入耽羅亦以艇八十餘艘從之○放監試榜蒙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曰真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乃今得見其於亂離之餘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仍奏曰賊艇頗有逋漏者禍燼尚存且逆賊妻息族類甘伏其辜但大小人民先出古都其父母親屬奴婢被賊刼掠者今復為官軍所獲盡歸上朝伏

望敷諭將帥悉令復舊〇六月蒙古遣斷事官只必哥等来詔曰卿嚮遣印公秀奏曰小邦蓄積既陸之日悉為逆賊攘奪又因供億王師盡罄無餘歛及中外臣民甚為艱窘而又耕牛不畜難於徵索乃勑有司前往體問卿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屯田農牛農器等漸次當依元數則前奏豈非虚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尚恐不為人所信卿一國臣民之主敷奏不實可乎爾後慎勿如此卿又云吾之民亦是皇帝之民也

使其失業不堪勞苦則恐有貳於盜賊若不
揆力陳實早達于宸所以至困窮誰任其責
蓋由甫國不逞之人肆為叛逆以致軍民之
勞旣為一家初無內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
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尚體至仁益殫
誠赤中書省奉旨移牒令治襄州天瑞等罪
又刷還本國人民逃入西京者○遣世子諶
入質于蒙古○只必哥還王上書中書省曰
李黃秀乃逆臣林衍妻侄與衍同謀廢立又
與惟茂謀拒王師陪臣洪文系等誅惟茂流

黃秀于珍島後以三別抄向其地從黃秀拘于羅州黃秀逃自嶽中走入上國隨洪茶丘以来恣行不義奪人田民及攻珍島剽掠男女財物罪惡甚大當置於法第緣授托官軍不敢致詰徒自腐心會有斷事官只必哥與脫朶兒推究其罪一皆自首然未敢自斷上奏宸聽以候帝命伏望善為敷奏以懲其罪遂遣大將軍郭汝弼國子博士魏文愷偕只必哥往西京推究逃民○蒙古遣必闍赤黑狗李樞等来索宮室之材又以省旨求金漆

青藤八郎蟲榧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物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嘗逃入蒙古誣奏此物産於本國帝信而索之○秋七月只必哥至西京趙暉自蒙古来以詔授只必哥曰襄州人實自納款于上朝非我驅迫其民也吾以此奏于帝受詔而来西京又欲割西海道銀波莊三進江為屬縣王上中書省書曰銀波莊三進江本西海道所屬今西京人托言頭輦哥國王来在西京時已籍兩處人民然頭輦哥班師之後至今年正月有西京百户

福大始脅其民開剏則本非西京屬地明矣
伏奠一依帝命依舊屬之下國〇八月蒙古
中書省奉帝旨移文曰自三別抄叛驅掠百
姓其父母妻子有相失者許令相認復舊除
賊人家屬奴婢分給戰士外擬珍島元有百
姓俱令家屬圓聚王乃諭元帥忻都令還脅
從者忻都不聽王遣印公秀如蒙古奏于帝
又獻書中書省訟之時蒙古兵討珍島者九
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農
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

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王患之又以書達于中書省〇冬十月赦命賜戰亡孤兒職討三別抄者子賞職無子者復其父母及妻其自賊中歸順者復給其田無田者特加優恤其從賊之徒賊平之後潛還鄉里者亦各勿問俾安其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投水而死不為賊所汚節義可尚加封贈官其子孫〇達花魯赤脫朶兒率脫朶兒沈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重之及疾作國醫進藥脫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

起若飲此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國人惜之○李昌慶還自蒙古帝許世子婚○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收國人攻珍島兵仗悉輸盐州屯所○十一月歛馬料于京中户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遣李昌慶如蒙古賀正遂諏許世子婚且奏云逆賊餘種逋入濟州橫行諸島慮其將復出陸乞令殄滅又上書中書省請還我國逋逃人口○以金方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忻都自鳳州来詰王曰軍馬多飢斃糧

料不繼何也忻都以此藉口而其實聽讒欲
覘國中也於是有司督輸軍糧道路阻遠人
皆苦之金方慶請移屯盬白州忻都從之○
蒙古遣使詔告建國號曰大元
十三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
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
遣郎將白踞表賀○遣齊安侯淑樞密院副
使宋松禮如元賀建國號○前門下侍中李
藏用卒藏用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
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為文章清警

優贍然林衍之廢立臣節大虧〇以百官品
祿減少分給京畿田有差〇二月世子謀至
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
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惟等不可
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
則國受其弊安在其衛社稷耶事遂寢林惟
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没田民財
寶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城以請于帝曰
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
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

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杖庾超超嘗隨李藏用如元因留不還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許珙康允紹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花等逮珙等對辨超服其誣故杖之○置戰艦兵糧都監又置鈿函造成都監以皇后欲盛藏經而求之也○三月元中書省遣李樞来索大木三五十株樞因侵擾不已國家欲悅其意拜為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并載其奴婢

貨財而去○三別抄餘黨寇會寧郡掠漕艇四艘○大廟成奉安九室主○夏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為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元遣李益為達魯花赤王迎于城外○五月三別抄寇大浦掠漕艇十三艘○世子遣使諸道巡視兵糧所出田疇○三別抄焚掠耽津縣○六月全羅道指揮使報三別抄賊艇六艘過安行梁而上京城洶懼○置

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軾尚書左丞宣文烈為別監◉遣將軍羅裕將募兵一千五百五十餘人討三別抄于全羅道時賊既入耽羅築內外城恃其險固日益猖蹶常出虜掠濱海蕭然○秋七月倭艘到全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八月元遣侍衛親軍千户王岑與茶丘議征取耽羅之策茶丘表陳全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

晚帝從之茶丘乃遣通精侄郎將金賛等五人使往諭之通精等不從留金賛餘皆殺之○三別抄掠奪全羅道上供米八百碩○義州副使金孝臣等二十二人還自元帝以我出陸皆放之○大府注簿姜渭賛文習圭等祝髮而逃時大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御亦不免徵責渭賛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九月三抄別寇孤瀾島焚戰艦六艘執洪州副使李行儉及結城藍浦監務○冬十月樞密院副使洪文系辭職以邊胤代

之○十一月三別抄寇安南都護府執府使孔愉及其妻又寇合浦焚戰艦二十艘執蒙古烽卒四人又寇臣濟縣焚戰艦三艘執縣令王聞三別抄賊舡来泊靈興島請五十騎于元帥忻都宿衛宮禁○十二月元遣李樞来索宮室材木○元以討三別抄詔王簽軍六千水手三千○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令百官出戰馬料有差○世子諶如元○以宋松禮為忠清道指揮使

癸酉 十四年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遣使于慶尚道督造戰艦○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追討事樞密副使邊衛為使○遣帶方侯徵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世子婚○三別抄寇合浦焚戰艇三十二艘擒殺蒙古兵十餘人○慧星見于東方○二月斂百官酒及馬有差以給軍士又取民戶馬以捄戰馬之羸弱者○元命忻都茶丘等討耽羅又禁官軍擅奪良家女為婢又聽自制兵仗從王請也●內莊宅告匱供御闕一夕○中軍行營

兵馬元帥金方慶率精騎八百隨忻都等討三別抄于耽羅王授鉞遣之○以大將軍姜渭輔為蔚陵島斫木使佯李樞以行樞怒渭輔秩卑乃以簽書樞密院事許珙代之遂遣使如元請罷蔚陵斫木減茶丘麾下五百人衣服平賦沒耽羅人民勿令出陸依舊安業帝皆從之○三月元馬絳還以大將軍宋玢佯行皇后帶朮見洛山寺如意珠使玢獻之○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西海道戰艦二十七

艘至伽耶名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到官任恂
仁州副使李奭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
戰艦二十七艘尓敗溺○元遣使来索御床
材香樟木○夏四月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
等索軍糧甚急宜以全羅道貢米補之王向
計於宰樞皆曰近来倉庫虛竭經畧司及諸
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租稅輸助軍
糧全羅道貢米悉令轉運京倉從之 以天
變放囚左承宣洪子藩奏釋輕囚可也如奴
逆主子不孝者得免奈天意何此非脩德乃

招災也若欲修德莫如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主默然○金方慶與忻都等討耽羅賊平之先是忻都茶丘等屯潘南縣將裒諸道戰艦皆漂沒方慶與忻都等以兵一萬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至耽羅中軍入自咸德浦賊伏兵巖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聲叱吒隊正高世和躍出突入賊中士卒乘勢爭進將軍羅裕將先鋒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楊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內城官軍踰外城而入

高麗元宗

火矢四發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以降方慶麾諸將入內城婦女號哭方慶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汝勿懼只斬金元乞等六人分處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舟其元住毗羅者按堵如故毗羅遂平於是忻都留蒙古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軍一千留鎮而還至羅州斬賊黨三十五人餘悉勿問大宴犒師散諸州軍方慶遣其子綏及祇候金璹別將俞甫等来告捷王

拜綬為大將軍璽為工部郎中甫為中郎將以隊正高世和先登陷陣拜郎將其餘賞之有差羣臣表賀平賊○元丹封皇后太子遣使頒詔○六月遣大將軍金綏如元告平畋羅賊○元帥金方慶凱還王賜紅鞓一腰大宴將士○閏月畋羅留鎮將軍宋甫演得賊魁金通精屍以聞又搜捕賊將金革云李奇等七十餘人送于茶丘皆誅之○元置達魯花赤于畋羅○遣子順安侯惇同知樞密院事宋松禮如元賀冊封○論平畋羅功以金

方慶為侍中邊胤判樞密院事金錫為上將軍知御史臺事羅裕宋甫演並為大將軍○秋七月侍中金方慶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服金銀○遣上將軍金侁如元賀節日○八月王率羣臣賀聖節達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右上將軍康允紹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而不能制○冬十月以俞千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遣使諸道與元使審檢兵糧時元命収別庫田租以充兵糧故也

甲戌十五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元遣樞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王乃以侍中金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指揮使石僕射洪禄通為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格等為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二月遣別將李仁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邦承奉省旨造戰艦三百艘其所須工匠人契及材木

等物分委陪臣金方慶等幹辦但事臣力微恐不能辦又竊念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匠人契三萬五百名計人一日三時糧比及三朔合支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二碩五斗又忻都軍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糧一千五百七十碩洪茶丘軍五百人行糧八十五碩濟州留守官軍並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月糧二千九百四碩及羅州落後粤魯闍端赤軍糧八千碩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碩恣令小邦支給又奉省旨令小邦應副鳳州屯田軍

各月不敷糧二千四十七碩牛糧一千一碩七斗然此種田軍其農牛農器種子至乃初年接秋糧已曾支足而姦人妄稱老田被蟲水損傷冒受省旨又令供給不敢違忤如此飾辭申達歲令供給罔有期限茲實憫焉乞皆蠲免以惠遠人○三月元遣使来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艇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晋州道内米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茶丘頗然之每一船

高麗元宗

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元遣使来索婦女以妻蠻子於是置結婚都監窮搜閭井女一百四十人分與蠻子蠻子即率以還哭聲滿路○夏四月元遣完頽阿海漕運米二萬碩来助軍糧去年以民飢告糴于元帝命運東京米以賑之水路阻遠至是乃来○元遣汝龍子忽賚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匹来貿軍粮即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人民以市之每絹一匹直米十二斗○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

曰艇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徃者征耽羅兵卒萬師悉赴造艇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逋租之民徃授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絶今此造艇屯田及洪摠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綿疋報謝無階黙公私既竭又因造艇農失其業貧絹峙糧

恐不如意○五月丙戌世子尚元帝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元征東兵萬五千人来○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奇蘊加簽征東軍各領府爭捕東班散職人及白丁以告或誤捕私奴者○元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六月王不豫大赦○遣大將軍羅裕如元癸巳造戰艦九百艘迴泊金州○癸亥王薨于堤上宮遺詔曰朕以涼德叨守宗祧十有五年迺緣負重遘疾殫留未堪持守曰惟大寶不可

暫虛惟予元子今在上朝未獲親命凡爾臣民聽受嗣王之命無墜前寧之烈○甲子百官遥尊世子諶為王

史臣曰王之為世子也權臣專權恣行不義蒙古之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上國權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疽背而死又詔世皇于梁楚之郊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世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尒可尚也然其時三別抄內叛侵掠州郡上國將帥徵求無

高麗元宗

己是宜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以致媵嬙盡其心志閹人寺其出納未免洪子藩之譏惜哉

秋七月元冉世子諶為王○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来自元○戊辰王至自元謁殯殿帝遣使詔王承襲王服黃袍即位受朝賀仍宴詔使使詔使以王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向達魯花赤西嚮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又拜達魯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駙馬也老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

耶答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以衣冠子弟嘗從王為禿魯花者分番宿衛歸曰忽赤○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楫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沆以大府卿朴暉代之○以李汾成為樞密院執奏自崔忠粹死執奏之職廢至是復置○九月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絰率羣臣哭乙酉奠謚陵王釋服

臣等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一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高麗元宗

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昔康王以冕服受顧命先儒猶以為失禮漢文始制易月之法未免浚世之譏今王正當哀痛擗踊之日而其失如此聖人之喪制於斯大壞豈垂法後嗣之道乎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縗情犯禮者尔多其家法所由来漸矣

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遣齊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輿如元謝釐降襲爵

冬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
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
為左軍使韋湜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
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
事潘阜為副使騈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
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
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
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艇至
一岐島倭兵陣於崖上之亮趙抃逐之倭請
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

高麗元宗

三郎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中奕等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以李汾

成知御史臺事汾成嫩高宗宮妾之女時歸國婚及為憲官人皆非之○大府注簿卓之琪以府藏皆虛供費頗重不堪其苦祝髮為僧○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悰廣平公諟帶方公澈漢陽侯傑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

高麗元宗

也故責之後宋松檉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
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元宗
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
為之○王至西京時西京屬東寧府王出銀
紵易芻粟以給從臣○命李汾成還京令妃
嬪及諸宮主宰樞夫人皆出迎公主留從臣
于龍泉驛獨與開剃者大將軍朴珹等行承
宣朴恒言於王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
日無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十一月王
與公主入京先是俞千遇謂張鎰曰王若以

戎服入城國人驚怪乃使崔文本康允紹等再請以禮服入不聽百官近于國清寺門前允紹宋玢唼尹秀元卿等執轡馳馬擊逐禮服者侍從分散王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東征軍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十二月遣判閤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正又奏曰小邦自古分遣守令勸課農桑又令按察使督察播收之事比来連年供給官

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
子遺之民供給實難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
其虛實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籲百
姓課其勤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　追尊妣
靜順王后為順敬太后　元遣黑的来為達
魯花赤〻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忽敦以所俘
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六

高麗元宗